香亭文稿

香亭文稿卷六

蓼園吳玉綸香亭

戰淝水論

古大臣不輕忽以圖功在誠敬以集業至於國家多難事關社稷安危不徒鎮之以靜而必善慮所動晉孝武僻處江南正朔相承將相得人上下安和癸未秦苻堅舉兵入寇若權翼若苻融若石越等諫不聽雖婦人女子皆知晉不可伐然則秦不能取勝于晉桓沖計之熟矣豈獨一謝安哉夫臨事必懼用師之要秦率戎卒百

餘萬先聲振搖京畿九鼎一綫以斗大之區當泰山之勢老臣謀國根本是圖遣精銳入援見却對佐吏發嘆為同官言之為忠告也為宗社言之為流涕也隱有以折安之心矣厥後淮淝捷而沖捐世亦會逢其適耳史臣乃丈而致之誣其失言而抱恨以終也書之不可盡信如是哉或曰八萬之衆若敗三千之兵奚用安却之未可厚非嗟乎兵不在多寡用命則一以當千事急矣可奈何所欲忠於國與主者惟此惓惓之心耳與其有濟而益之若慮其無濟而愈不敢不益之益而濟其心

安益而不濟雖至國破身殉上告其心於聖祖神宗對
皇天后土而無愧千古忠臣孝子之用心類如是也況
三千鐵甲義勇爭先謂不足勤王事而奮敵仇豈其然
哉且夫安之却沖師也命駕遊墅圍棊決賭姑為閑暇
以鎮張皇觀其得捷書折屐齒洵真情發露也武侯出
師表曰先帝知臣謹慎又曰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以諸
葛智慮殊絕奚啻十倍安石猶兢兢乎慎以行師說者
謂南方已定甲兵已足數語稍涉骯髒遂致街亭一挫
在公當日忠義激于言表特欲披陳幼主率三軍北定

中原耳然以聖賢戒懼惕厲深心衡古大臣功名勝敗之際非刻也見理篤而持論精也若安石者雖百喙其奚辭向使晉宰相有智勇深沉具文武大略其人者當此天心效順福德在吳用桓氏精銳三千賈二謝餘勇乘其外寇內亂過關踰鄴挽大江之水以洗河洛烽烟克圖西京徐匡故物豈不甚盛安即力度不能當亦彊為善以俟之何遽借以糧助以兵舉大仇不報而更親暱焉誰司國柄者中原曾奏請開拓矣所張弛固如是乎朱子曰苻堅之不善非晉人之善蓋淝水一役定論

也。

蒼蒼莽莽目大如箕在古人中有數文字八萬之衆一段文氣一洩如注有嫌其太盡處刪却四十七字渾如也 鄭炳也先生

有體有用之論爲桓江州洗眉刷目即爲東山更進一解眞乃識高于頂雄渾處尤似韓昌黎 莊本淳

有筆有識衡古極則論體固在攻辨盡情非熟于擒縱進退之法論必不快筆必不横此文得其秘鑰矣 金檜門

識沈則邁遠器小則易盈管仲召陵曹瞞漢中失皆坐此向使一段可作上下千古總論豈徒為本事跌進一層至文之如海如潮則有目共見　戈芥舟

玉局集中諸論多翻舊案然如諸葛武侯一論則徒逞辯才此作精當確鑿醇乎其醇篇末引滎陽一語定案更有儒者氣象視長公海外文字更進一籌矣　戴東原

大旨以生之有命者俟諸天生之無忝者盡諸人後幅以養心養性爲養生功夫更見得道理一貫文境亦清醇明倫可把臂古作者之林矣 褚筠心

經術之氣直接匡劉覺嵇生之論不過老莊唾餘耳 受業翁元圻

前半快論掇諸子之精華後半確論括諸經之理蘊 受業葉紹楏

文論

文以載道自古言之或曰三代以後文與道離也久矣學究習氣動曰明道將認門面語為真諦持論必庸然斯言也賢知之過也不知文先不知道道者理而已矣有當然有所以然順其理以行之而道猶路也本其行之理以言之而文乃生焉故道者文之菁華文者道之權輿裕其理於文之先曰修詞立其誠通其理於文之中曰情見乎詞詞以達情情以積誠誠以窮理理以明道如日月麗天江河行地布帛菽粟之於日用飲食六

經皆載道文也後世體製紛紛而論說詞序源於易詔策疏奏源於書賦頌歌贊源於詩銘誄箴祝以及紀傳檄之屬源於禮與春秋盖以宗經為貴準乎理與情而已大抵周秦兩漢八家散體文多以理勝騷選駢儷之習多以情勝情勝者詞附之而情裁諸理弗傷於艷理勝者氣充之而理衷諸道弗病於雜是以論文者每慨於由漢魏及六朝三變愈下與唐三變愈上皆以言有物為斷也夫物者道而已矣有是非眞偽之辨有淺深精粗之分如濂溪西銘太極圖說二程氏遺書張子正

蒙與考亭學庸章句論孟集註固宋儒本道為文即賈茂董醇振響於忠武出師昌黎起衰而柳柳州李翱皇甫湜頡頏其間歐曾繼之皆多羽翼經傳之功深者言深精者言精是文以道重也如見之淺而故深言之見之粗而故精言之語雖工妙義蘊無多道之醞釀有限文之品題可知矣他如尚縱横尚功利尚刑名尚虛無或背而馳或襲而偽奚用文為哉凡物物而不物於物不以迹而以神也文尤神明而變化者乎然不滯於迹以得其神亦不能離乎迹以求其神若以則古稱先為

門面語而以厭故喜新為真諦是舍形體而求精神也古今有好奇之文天下無不庸之道吾不知或所謂得人之得與自得其得所得於文果安在耶

能於文道交關處徹始徹終反復推勘言之無一義不包舉亦無一字不清醇真愜心貴當之作　沈雲椒

此中疾徐甘苦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於文以載道之理切實發揮樸屬微至粹然儒者之言足以羽翼經傳　魏春松

文以載道亦是常談而理勝情勝之說則扼要言之

矣上下千古羅列胸中握筆時洋洋灑灑而出之無一裝頭蓋面語於此具見真實本領受業曹振鏞

陶朱公論

陶朱公范蠡易名也余按越世家所載陶朱公中男被殺頗末於近人集中得二説焉或曰朱公初以長男重棄財而不遣終以安費財而殺弟中男之殺激於不遣而成之過在朱公也或曰莊生非賢者朱公不慎交以殺子也二説皆似也然不足服朱公之心得此事致敗之由也夫朱公不遣長男欲遣少子也量才而用期於有濟乃長男以自殺之言挾母要其父既去果致敗其為人亦大畧可睹矣謂激於初之不遣安費以殺弟情

或有之謂順以遣之不別有致敗之處其誰信乎天下知子莫若父未有明知其子之不足辦此事必令昧初心以用其子與倖於萬有一然之數者由或之論而充之是先教父以欺其子且教子以違其父也可乎哉況事之斷不能有濟者乎至以莊生非賢謂擇交不慎即朱公亦何辭然奉千金救其子猶用宰嚭諂子胥故智是以利言非如托妻寄子可以交道衡也而吾所議朱公者即以朱公之言議朱公也朱公不遣長子而欲遣少子也曰長子重棄財少子能棄財甚矣財宜棄而不

宜聚也朱公何能知其子而不能自知也方其佐越沼吳勲業爛然及浮海易姓名再去官以散其貲庶幾蕭然無與者矣使守此不變何難庇其子孫乃未幾富甲天下長男見小易動於會計之心中子不才亦慣於驕盈之習其殺人也不啻朱公使之其殺以被殺也非莊生殺之而長男殺之非長男殺之而朱公殺之吾非惜朱公不堅初念以救其子獨惜始於知止終於不知足者不為少子之棄財而類長男之重棄財也夫富之以涯其富已足猶大名之下不可久居高位不忘儒素淡

於中者安象也隱退猶希豐厚濃於外者危機也若朱公在陶不過優游暮景借候時轉物之法以消磨雄心者自遂其去危就安之計然而天道惡盈物情戒滿機動於此而事應於彼其中男固已危矣觀莊生告楚王挾金行賄之言是以朱公之富救其子也迨長男持喪以歸人哀而朱公咲強自排解之情已可想見以視泛扁舟歸相印中情安危為何如也故論者每以范蠡三徙成名為天下艷稱而吾究惜其以陶朱公終也彼二說者曷弗念及此哉

前兩説就事論事自非探原之見統范大夫始終本末以斷之歸到戒滿惡盈為不保晚節者痛下鍼砭深識名言可以論古可以覺世 褚筠心

醞釀於皇極五行之菁華而化其滓看破天道人事發為崇論閎議人生得此等著作數十篇可與經傳同功 陳望之

謹嚴似韓非子浩瀚如淮南王兼讀西施説見吾師論古之精用心之恕 受業翁元圻

少伯五湖之游以避禍也其心事本與留侯不同孰

知貴足以禍身富亦足以禍子探原定論洵有功世道之文

受業趙士霖

原藝

太史公滑稽列傳以詩書禮樂易象春秋六經爲六藝夫經以載道非可以藝言也周官保氏所用以教國子者其古六藝之定名與夫人性情不能無所發舒也官骸四體不能無所運動也事事物物之紛紜蕃變不能無所以理之也先王慮之深矣於是教之以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教之以雲門大章咸池大韶大濩大武之六樂教之以白矢參連剡注井儀襄尺之五射教之以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之五御教之以象

形會意諧聲指事轉注假借之六書教之以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之九數但使循循於制度聲容之節磬控縱送之法名物象數之辨馴而致之以達陰陽之氣以象天地四方之宜以遵蕩平正直之軌以治百官察萬民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而大順之理昭然矣道形而上者也器形而下者也藝非道不貫道非藝無所麗藝者所以適於道之路也道之精微者如室高明者如堂而藝則如入道之門蓋自六年學象數十年學書計十三學樂學射御二十學禮

以至優游於據德依仁藝也而進乎道是故禮用貴和通於樂也循聲而發通於射也馳之不失矢之如破通於御也同軌同文大一統之義通於書也物生有象象而後有滋通於數也至於函三為一可以推十二律還相為宮之義五音之變八風之節可以識彩聲相益之理而天下之勇敢强有力者無事則用之於行禮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是數通樂樂通書禮又通於射御也六藝之中叅之伍之六藝之外觸類而長之皆有道之不變者觀其會通也自叔孫通定綿蕞之禮洎乎開元皇

祐代滋聚訟而禮變矣自竇公之後樂經不傳如萬寶常李照蔡元定所論與古亦不能盡合而樂變矣自文武之途分而射變矣自車騎之用殊而御變矣自篆隸行草趨於簡易而許慎蔡邕顧野王張參諸書尚有不盡畫一者而書又變矣自九章沒於秦火而籌算筆算立表測景諸法為西洋言幾何之學者所素習而數又變矣蓋司籩豆隶籥翟挽六鈞策駟馬供胥鈔掾計會者既習其器不求其理學士大夫又言其理不親其器究之器漸失真理亦空談且附會焉而乖乎其實此考

古之難而百家衆技日以雜且陋也六藝之傳何所折衷與雖然古之聖人緣道制藝不能於時之未至者豫備以待其變後之君子因藝見道不敢於時之既至者生今而反古朝而饔異於夕而飧而飲食之理同夏之葛異於冬之裘而衣服之理同因革損益見於制器尚象者不同而利用安身之理無不同記曰時為大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之藝猶古之藝也矩之不踰道之不遠也而當務之急尤有不可斯須去者故六經並列禮樂云

理足義該處周法密自是韓曾二家得意文字　家白華

據周官以正史記之謬推原今古源流變遷之故尤爲賅洽深淳大儒之文以朱子爲極則此直與之方駕矣　小門生錢塘

寓俳比於散體之中句法處處對仗又極參差變動之奇朱子文集中多如此體格　受業孝顒

北斗魁類考

問星何以魁曰魁帥也帥乎衆星北斗魁也北斗七星在紫微垣外太微垣北七政樞機陰陽元本也斗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開陽七曰瑤光一至四為魁又曰璇璣五至七為杓又曰玉衡語曰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方即北斗七星也其前四星即北斗魁上接文昌宮者也問斗魁何以屬乎北曰有南斗魁也南斗六星南首二星曰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首二星天府也位居艮丑之次星越

揚州之分凡二十五度夏秋見南方故謂南斗澈清考
斗宿居北出見於南南北屬陰南屬陽北居子南居午而
陽生於陰午生於子猶針指午南而體子北故斗見於
南屬於北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蓋即行次而推原其理
通論也詩云維北有斗指南斗言以在箕星北也主酌
量政事稟受爵祿為天庫主兵此北方七宿之南斗魁
別於北斗魁者也問北斗魁即北極否曰按象緯書載
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北第五星
名天樞蓋極星在紫微垣萬星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

宿所環拱爲天文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非北斗魁也。問魁上接文昌梓潼帝君之名何始曰晉書天文志文昌星在北斗前天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冦大理佐理寶與史記天官書所載文昌宮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之說互異此固天文家各有師承亦小異而大同也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巂

人因報母讐徙居劍州七曲山仕晉戰沒爲立廟唐元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天下學校多立祠以祀人間忠孝天上英靈語雖傅會理或有之前明倪文毅公岳正祀典一疏言文昌宮亦合折毀未爲允當至文昌化書云上古張星之精降爲人姓張名善勳在周降爲張仲字亞子歷世化身皆爲指其姓氏乃元明間得諸乩訣重以儒士蔓衍之說無可稽也問俗或

書魁閣為奎星閣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昌安知不為
奎曰非也奎十六星西方宿主以兵禁暴主溝瀆天武
庫也至圖書之府主文章乃壁星也在天門東曰天街
曰天池曰天梁故曰東壁文章府宋五星聚奎乃在奎
辟間故以為文明之兆黃鼎管窺輯要言奎無與於文
事與奎主文昌之說稍異然奎即司文非魁星也書奎
章閣奎文閣義或有取若以奎代魁字書奎星閣以西
方宿而屬之北斗則謬也問魁有形與曰鬼神無形人
形其形說有可通儒者弗禁何獨於魁乎疑也問圖魁

星何以跂曰莊子云人見其跂猶之魁然故也問足何以跳曰蓬頭故跳足以類也問頭何以蓬曰後漢東夷傳云魁頭註云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問何以望斗曰依字之象形鬼合斗為魁也問何以立鰲頭而執筆曰玉篇云傳曰有神靈之鰲背負蓬萊山在海中李白詩云巨鰲莫戴三山去吾欲蓬萊頂上行李翰及第詩云批詔立鰲頭後人由學士登瀛洲附會蓬萊之說由蓬萊附會鰲頭之說故狀元有立鰲頭故事魁星則立鰲頭執筆也問狀元何以言大魁曰北斗以前

四星為魁狀元居魁之首故曰大魁也問何以握金曰一至四星皆為魁其三名視金也問上何以畫七星或六星曰七星北斗也六星戴匡文昌也鬼神無形人形其形此類是也余故上稽列星博採羣書參以附會無乖大雅者因問北斗魁而類次之為或人告

理取其通明辨以晰局勢則路轉峰回若連若斷得遷固之妙者 汪漳川

根据該洽指歸允當文境亦如列星經緯有懸象昭然之勢 褚筠心

考據詳明辨論深穩　讀戰國策最愛其篇法或明立柱或暗立柱或順立柱或倒立柱或立一意前呼後應以成篇或撰數語疊疊呼應故為重複以成篇或通篇不立一柱不生一意只零零碎碎寫去前後絕不照管一語以自成篇者隨題變化各臻妙境吾師此文是零零碎碎寫去一種筆法覺典墳邱索古製猶在目前也　度人經東斗主算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總監衆靈按此不獨東西南北有斗井中央亦有斗但不知其星象若何又春

秋運斗樞斗有七星而元門寶海經云北斗有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大尊精神又徐整長歷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據此二說則北斗實有九星但七星人所共見所說二陰星究綴何處未曾道出則天官家言亦恐不足資考證耳因讀此文附識簡末受業陳池鳳

春王正月辨

黃帝有熊氏作調歷以建寅春正月為歳首遞傳至夏先后遵循罔越商建丑周建子改月改時大義了然後儒聚訟紛紛其最難通者如胡氏春秋註夏時冠周月之說夫辨胡氏者言人人殊而言周用夏正其謬與胡氏等何以斷胡氏之謬也余以春秋斷之經所書正月即周建子之正月也所書春正月即建子正月而名春也繫以王大一統也不曰王春正月而加春於王者蓋正月者王事之始聖人以王法正天下也故月系以王

春者天道之始聖人以天道統王道也故王冠以春如謂我夫子告顏淵以行夏時特改周歷於筆削中夫生今反古稍知繩墨者不爲而謂聖人作春秋明大權反啟天下後世以僭亂之端乎何以言周用夏正者其謬與胡氏等也余亦以春秋斷之按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周正十月建酉雨雪非時若夏則建亥矣雨雪何足異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用夏正麥苗何得至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一部春秋中先輩摘此類甚衆皆改

月改時的據也且以他書考之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夏九月十月也清風戒寒以次謀其利濟若周用夏正則病涉亦已久矣成之匆乃太晚夫夏正行於民間者久文人學士居今述古從舊俗稱之故周詩或雜用夏正至夏正之見於豳風者特追述其當年為諸侯時農事開國耳若書之周書禮周官所載公穀所述皆非夏正矣小戴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言冬至在周之春正月夏至在周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

孟春即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巳月參之後漢書陳寵傳所云天正建子周以為春若合符節此改月改時之說孔安國鄭康成諸儒所由彰明表著於前不得以陽明輩述之而轉斥其非也或曰陽明之言曰冬可以為春也陽生子而春始陰生午而秋始文王所演元公所繫其說何如周天子敬授人時義取于根株萬物較月次建亥以六陰為歲首者誠相逕庭究竟時以與民事利民用也冬不可為春猶昏不可為旦寒不可為暑也故當年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

則仍夏時此其中原具參酌調燮之妙不然夫子論為邦何以獨有取爾哉總之周之改月改時確然無疑周之建子不如建寅盡美盡善漢唐諸儒去古未遠毫無疑義至宋而後則程伊川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因之遂有夏時冠周月之說其意以春夏秋冬天時有一定百王所同萬世共曉周雖以建子為正其子丑之月周仍前之冬不謂之春然歲首自冬始於辭不順故夫子以天時一定百王所同者移而絀於周月之上此程子及胡氏之說若程子知商周改月且改時必不創是說矣蔡氏并謂商周不改月尤非胡康侯劉文成等或言改月不改時矣蔡仲默魏華父葉本清等或言不改時兼不改月矣要皆主周用夏正者非也若知

不用夏正而推昭代之太過幾冬春之莫辨此又倡自王文恪暢其說于陽明不惟無益於文武周公數聖人轉授與已者以柄而助之攻也亦非也又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朔蔡註云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三代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二說所見互異余以周之改月改時例之於商於蔡說有所未安按漢書三統歷以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為冬

至是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未嘗不改月也即如朱子言周之七八月乃夏五六月蓋本趙岐註也商果不改月朱子何不云夏商之五六月乎又先儒以秦始建國書冬十月證秦不改時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顔氏註云凡月皆太初正歴後追改當時以十月爲歳首即謂十月爲正月又古詩十九首曰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歴歴夫湛露鳴蟬在夏乃建申之七月也而以孟冬名之則知其歳首建亥而以春名之矣秦漢且以亥爲春則商以丑名春而周以子名春也夫復何疑余因論

春秋斷以周之改月改時上遡成湯下及秦漢皆決其非用夏正也為述諸儒成說而系以鄙意待後之有志鏡古者

折衷諸說歸於至當有功麟經之文可以傳世也鄭炳先生

周用子建改月改時春秋左傳孟子戴記所載無不皆然據此以折衷宋儒不改時月之非曲折推勘如冰解的破余舊亦曾為此辨大旨略同而精詳遠遜矣褚筠心

有意為善雖善亦惡辨示汪湋川

或有論歷代死節諸臣援有意為善雖善亦惡之說為斷者噫嘻之說也乃君子律己之學未可持以衡人也倫莫重於君父義莫大於死生時莫艱於亂離於此而視死如歸安而死之可也勉而死之可也不為名而死之可也為名而死之無不可也名之為說天澤定分曰名義常變不渝曰名節所關甚鉅原無可議試問文文山謝疊山諸公可謂從容就義於顛沛流離者矣方學士鐵尚書景御史可謂烈矣假使其延頸授首時計及

於後日俎豆馨香反惡其名而逃之乎抑不知有名節名義之開貿然效匹婦之經於溝瀆者乎士大夫授一卷書未有不談節義者然而疾風勁草板蕩忠臣恒不似營營苟苟掣掣洩洩汎汎悠悠者什伯而千萬也無他身命之念重死生之際未易言也天下有艷其名而勉強爲之者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也若以死求名吾則斷其必不能死明季如胡廣錢謙益填煌輩軼事真堪一嗤然則仁人殺身成仁志士不求生害仁未嘗不重愛其身而不忍不死以安其心未嘗不

知死後成名而究非爲名而死吾儒立論貴持其遠者大者使自大賢以上下而至於庸夫俗子皆可步趨於綱常倫紀中俾知人生當萬不得已時一死可以謝君父此即天理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敝而尚論之得其平也如彧之言而充其類苛矣又進王莽之金縢與王彥章人死留名一語而同其疵議謬矣歐陽公之贊畫像也呼王鐵槍而嘉其出於至性者然然則太師殆深知節義之閑欲留此本来面目見先君於地下耳而竟謂專希名譽用相詬病也何以解夫疾沒世而名不稱

之君子且余反覆此說未可衡人即以之律己亦非醇儒之論善惡判然兩途根苗起於片念大學一書最重誠意關意若未起善於何名為善無意誰實為之忠於君孝於親友於兄弟總由意起意有不誠即為私意二程子遺書云只著私意便缺浩然之氣蓋言人不可有私意非言為善不可有意也首陽求仁得仁有意乎無意乎於陵辟兄離母意累之乎私意累之乎創此說者規摹古人有為無為之說似亦鞭辟近裏不知一守之誤幾蹈于禪家之清淨寂滅適足以拋荒吾儒入門工

夫烏得不遽辯之

儒以文亂法其言似精而實謬破之使無剩義窮刻論挽入乎恕有裨于道之文 戴東原

唐太宗之縱囚鄂人之刲股奉母疾一則變先王之法一則傷支體之全如或之言評此等事則可若以論死節諸臣無乃類於小人之好議論作者胸羅全史斷以聖賢精義正襟讀之覺有一種陽剛之氣洋溢行間益有道之言也 周犖山

層層披剝道理愈見乎實入後以大學誠意為旨歸

俗說之歧自然氷解行文亦灝瀚似眉山 褚筠心

前人持論過刻者由見理不真待人不恕耳得此辨以正之千古仁人孝子定應感泣泉壤文之可以格神人者惟此種乎 王蓮峯

香亭文稿卷七

參園

學書說

業精於勤荒於嬉學書亦然連日治西裝匆劇筆荒於心抽暇於燈前作字百餘腕力向無瘦硬意何堪重以生疎分陰可惜胡涸斷於事事所事非嬉也究非精心以居業也書吾所大劣猶有懼心焉其他荒于業者更無從而覺之夫覺之機易所謂七日來復也何以保諸董子云彊勉學問

刻意鞭辟所謂常惺惺法也別來十八回圓月而勇猛如此知足下進於道矣 鄭炳也先生

學山至山學海至海惟不懈故也敬則不懈矣即此是學可與明道先生語參看筆筆轉筆筆折極沉着極渾脫 陳未齋

香亭文多雄拔類韓此篇峭削則似柳州 曹習菴

續師說

朱子之讀唐志也謂韓退之原道能言其大體余嘗反覆於其說而益嘆退之因文以見道也退之嘉李蟠來學作師說曰師所以傳道受業解惑夫惑之解所以精於業也業之受所以致於道也道何由傳傳以師也然則師之說可得而詳言之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首天子之元子衆子以及諸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庶民之俊秀莫不學即莫不有師而師之教人以道也自小學以至大學莫不有法其教必起於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其誦讀必本於詩書禮樂易象春秋精其詁誠於日用平常之理參其攷證於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其所以誘掖獎勸激厲而裁成之者克之以剛柔循之以次第需之以歲月而總以使之自完其身心性命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馴致於聖人之道嗚呼何師教之隆也若夫學校既衰師道不立創虛無寂滅之教而人奉之開權謀術數之門而人又奉之焦之誇記誦競詞章百家衆技之流率斯人心思材力步趨於無用之地者何可勝數嗚呼師道之壞也極矣誰其明先王

之道以道之者乎益自孔孟而後漢儒以經學相傳授其說各有專門而經不墜宋儒以理學為淵源未免間有異同而經以明皆有裨於道即無愧於師者也唐之能見道者獨退之其學足以上接漢儒下待宋儒抗顏為當時師者亦莫如退之而余讀其師說於尊師重道之實功修己治人之大法未嘗深切而著明焉是以竊取朱子之意遥稽古訓博及羣儒於其說之所未詳者而續之後之君子取其師說而參觀之可也即取原道一篇而參觀之亦可也

探源知本廣大精微非特宋人之文兼有漢之矩矱

程魚門

所言皆擷宋儒之精可作一篇學記讀 韋約軒

鑿鑿說出如數家珎此周情孔思之真韓子尚有未能見到處若鈍翁師說數篇只是說得一邊無論他手矣 家白華

所言皆孔孟家法必如此始可抗顏為人師是廬陵本論南豐宜黃縣學記一種文字 小門生錢塘

續師說二

語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又曰尊嚴而憚可以爲師故君子之居學也宜擇師宜敬師師之自待也宜重宜教弟子以自重古人患師少今人患師多古人終身而奉一師今人一歲而易數師交臂得之毋乃雜甚夫師之教弟子者猶泥之在鈞惟甄者所爲金之在鎔惟冶者所鑄有所以爲師者在耳語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聖人百世師萬世師邈矣不有鄉國善士之等差乎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故曰師宜擇大學

之禮雖詘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近日士大夫見高官貴客備徵儼肅而設塾授餐類從簡畧反不如鄉曲之夫猶知優禮其師嗚呼子弟欲效學之益父兄先無忠敬之心是南轅而北轍猶齊語而楚咻也酒醴不設穆生且去况師道乎故曰師宜敬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非所以為人師也董江都進退容止非禮不行令後學有所統壹常爽設教京師諸弟子奉若嚴君之二子者皆有師範者也夫朝夕請業原不必束縛其手足而煩苦之也而光風霽月豈無整齊嚴肅

氣象況教不嚴則道不尊保無有燕僻廢其學燕朋逆其師者乎此自重之說也夫工揣摩掇科名時師之講貫也能工揣摩能掇科名今之佳子弟奉其先生之教者也獨不思揣摩不足言文何足言道科名為進身之階何以為不負科名之人若不求其所以然而但相率於因循苟且之習重自菲薄獎將安極未必非教者之過也他若始以援引漸成門户拜爵公朝感恩私室此更廉恥道喪君子所弗齒惟夫溯淵源之有自得水水之相成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天下未有忠於君孝於親

而或負師門者是在善教者爲之辨其公私審其輕重預有以端其本而已矣

班氏朱博薛宣諸傳段落法也宋人集中惟南豐有之翁覃溪

胸有把握所以次第畢清此種題朱子之前自當尋蹤於南豐然歐公尤平正通達此文在歐曾間矣錢坤一

文之根柢在讀書文之意度在養氣不到此境者不知也八面圓到則由用筆獨工可稱粹然完璧家白華

前說遵古此說宜今名言至論如箴如銘

受業劉元吉

友說

十月二日同人集程魚門太史寓齋曰盍為友說盛曰前已續師說矣師之義通乎友師之說足以該乎友吳子曰子之言是矣而有所未盡凡人智能以鏡人不能自鏡其年高德邵者師之其次者友之皆取以自鏡也古君子既有保傅以董諭教之權必有志同方道同術者以為學問之助友列五倫誠重之也其義原統乎師然而師與友究有辨今人見其師敬之見其友亦敬之較之敬其師也必有間矣聞其師之言奉之聞其友之

言亦奉之較之奉其師也或倍切焉無他師之道近乎君父尊而不親友之道近乎昆弟夫婦親而不尊淒淒者風雨之會也喈喈者雞鳴之音也優而游之使自得之有能助師教之所不及者夫友統乎師又助乎師者如此苟以市交非友也以貌交非友也以意氣交非友也否則空談性命無勸善規過之實高而不切也抑或拒人太峻責人也重以周不能磨礱攻錯以底於有成猶刻而無當也然則居今日而言友蓋必有道天之生人不齊人所交亦不齊中行之士尚矣下之則有南北

風會之殊而剛柔分焉剛者厚重質實緩急可恃若毗於剛則見理不精而氣暴矣柔者巽順文明相觀而善若毗於柔則信道不篤而氣餒矣故剛以克剛柔以克柔操轉移風氣之權者帝王也而柔以克剛剛以克柔重變化氣質之功者士大夫也竊願與諸同人損有餘補不足會以文章進以禮樂相陶以情性相淑以身心無非順陰陽之理以相濟於剛柔之宜馴而致之彬彬乎皆中行選也謂友善於天下也可即謂能自得師也亦無不可

平和處似永叔簡括處似子固涵養而出之乃能亹亹如是朱竹君

中庸五達道於朋友下獨綴一交字原包有無窮義理篇中正面反面層層推勘步步切實持友教之與即以補師教之偏為功斯道不淺諸筠心

以精心抒妙理不論何等題總有一番切實透闢之論絲繡平原金鑄范蠡誰曰不宜受業秦承業

蟬說二則　東楊古愚

亭樹蕭蕭風生暑退聽蟬曳林梢斷續過墻而去胸有鬱結豁然盡釋白香山詩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最好吟之去年寄跡歷下得句云蕭蕭幾樹雨嘒嘒數聲蟬又云仙蟲依舊林中噪驚起秋風欲報寒蓋蟬者禪也心與達人為伍余愛其德抑竊有所托焉入關以来夏云盡矣散髮赤足徘徊于綠槐高柳間寂無所聞悶甚寫數行奉君一粲亦見吴楚秦晉風景各殊非獨古人有恨而已時乙亥季夏二十四日也

蟬微物也余素愛厥德為其應節不鳴昨奉書及之今午坐虛舟桐列高枝蟪蛄爰集噫嘻來何暮也陶淵明愛菊有白衣者送酒東籬周寶同般七七遊鶴林寺九月杜鵑盛開情有所鍾事逢其適夫禽鳥得氣之先羽化仙都飛蟲類也西秦地漸高節候周天較遲翩翩振翼我客驚晚固係風土我寄懷一日適惠好音初則疎引徐發若久別之訴離愁也繼又清越以長如鶴鳴鶯遷類從聲應也者況交同金石唱和有時進速寧足校乎孔子刪唐棣一詩斷其求思天下事思誠而已彼蟬

其微焉者也

其忽遠也舟至蓬萊風引之而去其忽近也電光一瞬千里此由神悟不可梯引　周季和先生

瑣事悟出至理坡公往往有之其臭味亦復相近　陳紱瀾

感以精心故隨觸引端寄託靜以深　受業葉紹楏

鹿說

豺狼虎豹之屬秉戾氣以傷人者先王驅而除之不能盡殺也獐狍麋兎之屬備百物以養人者君子取而用之不欲過殺也若備用物而有傷人之勢是以非暴習暴也其除之也亦宜鄂署得麋子一馴人飲食歡叟其心客曰此良獸也宜其美仁壽匹福祿而咏歌於風雅也予咲而頷之居無何融其毛矣張其骨矣枝角挺出英英欲上嘻殆劣者機也引繩幽於鵲山西室客過而釋其縶余曰

子何愛是鹿也維秋之紀萬物殷隆性各放其所

天

天子於是有哨鹿之典口外風高山狂谷很帳前月皎沙湧草深以宮應宮以角動角呦呦和鳴麌麌狎至方歡情以求友忽驚心於失羣挺而走險音何能擇然而萬馬合圍網開三面

聖文神武仁至義盡豺祭獸於月令準大閱於春秋以盡物性今古同諸子何於幽鹿乎縱之忍非所以愛是鹿也夫鹿純陽也剥以金氣據嶢巖突牆垣

市駭奔麃得勿有觸之而顛者乎於是命圉丁具弓矢一匝麃奔再鬪麃奮三中而鹿不支以割以烹熙熙醻醻匪以利用而以除害也夫鹿之跂跂較𤜧五尺兎三窟與麞驚且怯者其行稍捷角稍利焉何能如虎之眈眈豹之豸豸豺不才狼不良之為害烈也乃以非虎非豹非豺狼者日近於虎豹豺狼之形潛失其獰𤜧麃兎之性未必不易仁壽以眈眈易福祿以豸豸易歌咏風雅者入於不才不良之列也而人遂不得不以待豺狼虎豹者

預防之甚矣習於暴與自暴者皆危機也爲之放懷憑弔如古史冊所載逐中原而泣下楚江得失同於蕉夢固概致敗有由即士君子履中蹈和燕與賓興耽婚僥佚上第耽後漸陟要路勢足逼人者尚凜奮角之戒善所習於居遊而勿忘鹿洞遺訓也哉

小雅鹿鳴取其得食相呼之仁瑞應圖以爲純善之獸王者孝則白鹿見然賦性驚烈犄角鋌險雖馴不免此作借鹿示儆懼以君子而爲小

人之歸也中權以仁義兼盡立言能見其大入後引伸垂戒深文隱蔚餘味曲包喚醒塵中不少　弋山二兄

節奏嚴緊以奇變觀之乃外驚其貌者也　耕漁村

陸離光怪奥突幽折筆意絕似吃公子而警世名言繹絡毫端託物起興味在酸鹹之外　劉青垣

貴核其真堂額說

先大夫之撫閩也攝學政篆校士有文兼行貴核其真之句蓋寓愛惜于甄拔中得真才所以培士氣也癸卯秋玉綸疊承

恩命浙闈試竣視學于茲忍重負昔年趨庭之訓爰敬揭詩義以自勵竊思核真之道在于能明公以生之勤以濟之學使之責其庶幾乎玉綸雖不敏敢不勉旃乾隆甲辰仲春謹題并識

承先訓答主知酬物望言簡義賅彖之太

史以著其潔 蔡葛山先生

包一切掃一切有德之言如是如是 曹竹虛

老幹不枝兀然龍門之桐 阮吾三

分明是語言文字幾若不用語言文字矣此拈

花微笑時也 受業曹振鏞

閩省試院堂額說

提督學政一官沿宋元提舉暨明提學制迨改道以院翰林充之以部郎用者兼院銜若三品以上所謂大行臺也癸卯秋余以副都御史典浙試竣督學閩中曾於初試福州頗駐署堂額以貴核其真而說之矣嗣按臨各棚咸有題額及延平曰風宗鄒魯次及建寧曰芬擷西山延建為閩上游龜山道南倡於前紫陽集其成文忠繼之彬彬乎鄒魯鄉也以風爾風以芬爾芬所望於近潭陽南浦之居者又次及邵帶杉關而襟梅曰古用

武地也易之曰揆文教邇九咏于東堂不獨孝忠定堪
師也汀俗好勇猶邵也占之曰秀鍾丁派水縣於南蔚
科名焉過三君子讀書之巖問有如昔之勤苦乎望氣
者不僅以官重耳自是而龍巖曰懸鍾振響漳州曰追
崇實學泉州曰有本者如是昔朱子守漳定經界修教
化念龍巖去州遠榜諭諄諄殆以實心實政行實學也
學之大畜者曰篤實輝光猶聲起黃鍾而水來星宿也
凡渡海必於厦門尚其從流溯源而得務本之義且夫
實學者誠也人得其理為聖為賢物得其氣為奇葩異

果樂山草木四時不變永春所由名蔡君謨叙荔支譜興化爲最余之莅茲土也一則曰無忘秋實再則曰人物清嘉大抵即物觀理莫非敦本崇實之思抑如冠蘭品於新羅佩素心之德而已迨由興抵福寧取道會城乃東北隅也三面逆海形勢特峻登白鶴嶺而訪戚繼光倫倭諸遺跡能言者寥寥蓋天下承平久矣安不忘危者頌不忘規曷弗思余題環海風清之意而肅然也如是始福州終福寧而歲試周惟日孜孜焉獎勵兼施勉真衡以培真才撰諸勝地鍾靈名賢垂教庶不隕越

先大夫核真之訓而抱慙於是宫也是為説元元本本言高義切讀之有俯仰自得之趣乃仕學居中座右銘也擬諸柳柳州摹山範水洵異曲而同工矣 徐雨松

含令茹古因地取裁無非教育深心前後敘次分併極文章之能事如置身層巖叠壑間雲煙聯綿令我動舊遊之想 陳望之

瑰異偉奇直使山川人物如指諸掌次序之間看似零零碎碎若無胎無柱者其中遥接處陡接處明接

處晴接處得心應手揮灑自如馬之踈班之密韓之雄歐之逸兼而有之

受業錢榮

西施說

吳越春秋及越絕書載越王以文種選西施使范蠡獻吳吳亡歸蠡余曰施之歸蠡無其事也夫蠡越之卓卓者也進施以亡吳也吳之亡也蠡方感於鳥盡弓藏爲明哲保身之說何愛於亡國一婦人而必擁而去且其將去也動以妻子受戮而不顧其既去也封以妻子百里之地而不問蠡之無取於施猶施之無取於蠡惟有一死以從吳王於地下而已矣而何蠡之從乎且夫越之用施不過如齊歸女樂非信陵有恩於如姬比也即

施亦不過托於先君之妹寡君之姑修好吳宮欣終身之有賴耳石室放歸或與有力沼吳之謀施豈知之吳與越何如主也越又多能臣策士也豈肯以卧薪嘗膽軍國大計預示其意於往抱衾裯之女令懷貳心以事其主而終無漏洩乎論者因夫差溺色而亡遂以施為越功首而施於越究何厚也以施為吳罪魁而施之亡吳吳自亡耳豈施薄於吳而果有亡吳心哉彼子胥忠吳而太宰嚭黨越者也不聞施助嚭與說子胥也是亡吳誠非施顧而更謂從蠡以終此吳越等書墮後人於

疑網誤咏歌而織雜記豈非艷其美者之好議論而施之大不幸哉」觀綱目書范蠡去越之文始終不及施柰之太史公作越世家述蠡泛湖後妻子事甚詳而於施亦無及焉皆可為不從蠡左券至墨子去春秋未遠楊升菴引沈美之言謂施投水以死也就當日時勢而論施固有死之理無生之情即信其死焉可也猶項羽本傳書烏江之亡而遺虞姬之歿大抵施從吳王以死而記載但舉其重而不詳也」總之施之存亡一女流本末耳若從蠡與否乃為家國間名義所關豈容不辨古今

來謬於附會而蒙不潔之名如施者曷可勝慨寧獨為
范大夫洗冤乎哉

少伯五湖軼事舊無定論作者按核情勢因餌敵之
不與計決承寵之不孤恩櫽墨子以折衷議論正大
不第為苧蘿生色即范大夫亦得身分洵為論古有
識　褚筠心

一舸逐鴟夷唐人一時誤筆遂令范大夫負古今異
冤前人已有辨者至亡吳雖由西子究竟吳自取亡
西子何德於越何仇於吳謂越借西子亡吳則可謂

必授西子以亡吳之計萬一婦心内變安知不轉亡吳者為亡越固范大夫計不出此者也以西子為泛湖情女固非即以西子為霸越忠臣亦謬前人議論不根似此甚多安得明眼快論如吾師者一一正之

受業戚學標

慎子以毛嬙先施為天下之姣故樂府語多泛指後人詩迺云臺下卧薪臺上舞可知同是不眠人又云別有深恩酬不得對君歌舞背君啼語雖新而意益鑿矣明詩綜載苧蘿祠神因屠生題詩辨無生入五

湖事託諸夢寐尚不足以昭定論得此昶發朗辨卓

然立名教之防 邵二雲

鄉飲酒說

甲寅五月廿四日同人過余引藤書屋爲消夏之集客曰是集也引年而坐殆以杖朝寓鄉飲意予曷作鄉飲酒說夫天下國所聚也國鄉所聚也起教化於至近而習耳目於最真於是有造士之典有養老之條更行飲酒之禮於鄉曰習射曰蜡祭曰賓興曰飲國中賢者或謂鄉人會聚皆行此禮則陳皓取藍田呂氏說也大抵先王以禮樂教天下不獨朝廷之文物聲名誼美思明粲然有制即鄰里酇鄙比閭族黨中廣陶淑而厚風俗

者莫不詳且備孔子所以觀於鄉而嘆王道之易易也

自儀禮有鄉飲酒篇而節文具禮記有鄉飲酒篇而度數明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日月也設三賓象三光也坐四面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故坐賓於西北介西南以輔賓率以義也溫和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故坐主於東南僎東北以輔主接以仁也由義之秩然者而禮行焉主迎賓於庠門外三揖三讓敎敬也由仁之藹然者而樂生焉升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笙入三終南陔白華華黍也間歌三

終魚麗間由庚南有嘉魚間崇邱南山有臺間由儀也合樂三終關雎合鵲巢葛覃合采蘩卷耳合采蘋也教和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賜拜辱敬之至也請安請坐旅爵和之至也降盥降洗潔以明敬也辭盥辭洗讓以致和也飲食必祭不忘本工歌必獻不忘功燕及沃盥不忘賤速遵者而息司正敬與和類而推也至於序賓以賢序僎以爵序坐而豆以六十七十八十九十遞增尤煌煌乎以貴貴貴齒貴德者示天下達尊之義使之鼓舞於合敬同愛之情而不容已也夫酒以合歡往

往以性所伐為情所困君子猶戒之況俗染沈湎端起訟師所關於治亂者大焉若古鄉大夫三年一舉黨正一年一舉州正一年再舉者有紀有綱有始有卒何如此之和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乎此行於鄉之一端也而政教之本立矣余也遡往制而怡今情爵奉以三事徵其四不啻置身桑梓與固陵士大夫共酧酢於几筵間而神往於樹宅式閭之風也

數興茂密條理秩如以敬和而義導禮樂之源歸本於移風立教非泛然撥拾家可到氣息亦深醇渾厚

宏我漢京 胡雲坡

貫串三禮如數家珍議論賅洽真昌黎所謂渟粹輝光者考據家望而却步矣曾南豐禮閣新儀目錄序同此華茂遴此典則 魏春松

善推禮意劉原父之補義所由遠暢儒風也節次詳該又當與李寶之並峙 邵二雲

名義女之信說并序

陸中丞耳山余同年友壬子春卒於奉天校書之役嫡子四扶其柩歸里如夫人陳以病留京而殁焉托其遺子及女於馮鴻臚星石而以第五女為余義女屬擇配余弗忍却也爰為說以名之

信友道也友亡而撫其女信之屬也余年六十有一矣耳山少余二歲且先余亡余又奚所恃以撫若七歲女雖然天之數不可測事之在人者不容欺既無以父其

父而父余余豈忍不女其女如余女名之曰之信責實也耳山歷官清要能以清廉重天下子女必有食其報者記曰忠信以為寶故以寶林字之灼其華而責其實信女乎余日望之矣

余於耳山中丞身後之事而惻然也香亭年前輩為之收撫遺女同於所生庶幾義以成信者重友道也是說以蕆峻之筆出之事與文均不讓古人矣　褚筠心

讀蓼園師撫耳山中丞遺女之說以此始必以此終直自銘也庚戌冬吾師屬莫京兆前輩為所撫孔妹

倩女擇鄭東亭比部之子孝廉桄為壻治粧命嫁篤於已出今已抱子矣吾師生平古誼足以見信於人者類然因讀此說而並及之

受業錢棨

名元婿閽說

婿將應童子試以其父方宦閫請名於余余曰子謹而愿者也原名開茲其以閽名乎子欲知開與閽之說不見夫門乎一翕一闢終日乾乾所以進德開之說也至於登高行遠昔人擬諸閭閫之遊非得其門者不能入名雖異而理一貫也凡試事不一途皆立言余象閽字之形有會於伏闕陳詞之意因而重之其道大光不啻廣廈萬萬間乎范文正公作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豈徒區區安飽庇其室家而已哉故於婿入學之始作名

說勉之

懸空立論海市蜃樓細按之却是真情實理此固自韓柳家秘中得来家鳴姪

如剥蕉抽繭於尺幅中寓無窮敦勉可當座右銘讀四弟立亭

代張伯魁名子振路說

歲在戊申正月之望余長子生乞名於香亭先生先生命之曰予儒家子也先世以科目起家子之祖若父為名諸生子之子曷以振路名之乎學者入德之門也循其途而進之物生必蒙受之以需光遠而自他有耀則其道利用奮子之子其以振路名可乎伯魁於是敬而識之不敢忘蓋余自庚子夏遠離膝下乞米長安今授室且抱子矣既不克行廟見禮又不克循孫見於祖祖亦名之之義牛衣對泣幾為貧所病矣近且附於庶人

在官之例將博微祿以養父母揆諸振路之意竊滋愧焉乃從遊先生之門曷之八年之久而未得者還以名余子振路念之哉毋迷爾途迷則不返毋怠爾程怠則莫追懋爾世業副爾嘉名此則乃父有志焉而未逮庶幾屬望於將來者也是為說

此代作耳原可不存稿但聞春溪自里門抵甘肅後既賦悼亡旋丁外艱命之不淑一至此哉姑存之一以寄太息之意一以見期望之情乙卯新正燈下自記

粹然經籍之光藹然仁孝之言格度簡嚴其味彌永

張孟詞

先生愛惜人才振拔寒士出自天性所樂凡遊先生
之門發名成業不可更僕數如伯魁乃有志未逮者
耳伯魁落泊京華得先生飲食教誨以府經歷註銓
壬子春又以若翁年邁不及待升斗之養助之捐分
發而伯魁始得携妻子以歸奉其父母致足樂也讀
此說不獨為伯魁感凡遊先生之門受教尤深如文
曜者更怦然於飲水思源之意也

受業　顧文曜